

BTV 财经

33R 首都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井 琪



12年经济社会观察

城 长

与大城北京一同成长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井 琪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图片采集 周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长/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栏目组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35-4298-5

I. 城… II. 北… III. ①电视节目—概况—北京市②地
区经济—经济发展—概况—北京市 IV. G229.271 F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2780 号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本书版权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一个轮回（代序）

《首都经济报道》12岁了。

12年，本命年，一个轮回，不长不短。

今天的北京，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样，依然与众不同。她传统的瑰宝：故宫、北海、天坛、钟鼓楼、长城，还在那里，那是昔日帝王时代的象征，而在它们周围，一个焕然一新的城市已经悄悄拔地而起。

《首都经济报道》有幸亲历了这么多年的改变，日积月累，亲身经历，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种最有说服力的报道方式，走访了许多地方，采访了许多人，经历了许多事，从这里挑选出的这80个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北京百姓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仔细阅读之后，这何尝不是一幅北京城发展变化的清新画卷？

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首都经济报道》这几年也在追求一种风格，茶余饭后说新闻、讲故事，就像坐在老北京一条悠静的胡同里，老槐树下一壶清茶，与三两好友品茗聊天，海阔天空，轻松幽默，偶尔有鸽群飞过，振翅的风声过后，是悠长的鸽哨，这样的声音和画面令人回味。

有些东西应该留下来，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个小结，把这12年来记录的声音和画面总结一下，那些人，那些事，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些有意思而又让人深思的变化：有的东西随风而去，也许会有一点点遗憾，而更多的欣喜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本书也是个开始，《首都经济报道》将一如继往，在古老而年轻的北京，深厚而又富有活力的北京，重新出发，报道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就像一个12岁的翩翩少年，期待他平常的明天，也期待他不平常的青春岁月。

最后，对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周 咏

2010年2月

只有片断

姚长盛

我写《首都经济报道》是件很有负担的事。画美女很难。首经报貌比王嫱，你又和这个后宫绝顶朝夕六载，纵不能呼之欲出，也应该描刻入肌，必得其真吧，否则就毛画工了。

但是，时间是一个伟大的小溪，她用六年的无声润物已经把一切痛点笑点都打磨成可爱的鹅卵石，让它们相似地趴满记忆的河床。所以我只能说有很多，但我说不出哪一个，我只能说元帝一定要留下昭君，但我确实拿不出那一张惊艳的图。



开始

2003年，11月底。白平约我在霄云路吃入冬的第一场涮肉。那天现在看起来最有价值的话是，他正参与琢磨着改版首经报。那天最不靠谱的话是他觉得改版思路很牛，很领先。他问我想不想来，我说不想。那时候我正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周播栏目里当主持人主编，名声清雅，高开高走，有着一个半温不火的好演员的自命不凡和一个人到中年的男人的惶惑迟疑。

我今天可以复原之后一周财经频道的决定过程。白平跟沈军说长盛要不试试，沈军说那就试试。跟领导汇报说长盛也许还行，领导问长盛是谁，回答是一个台里的有三年从业经验的主持人，领导不语，二人晓之以理时间不多了，领导一闭眼好吧。

一个细节是领导后来补充的，领导问过潮东，你觉得长盛如何，潮东说谁，就是国际双行线那个戴眼镜的，潮东说很好。

一周后我接到白平的电话，见面聊聊？

皂君庙是原有线台旧址，那时候门口的路还是断头，两年后因为这条街上的一个权力部门的存在才提前修通。我上楼梯的时候在琢磨沈军回我的短信：我一直觉得你是个特别不一样的主持人。进入首经报办公室的瞬间和之后六年的无数个下午是重复的，我当时没有预感。

几年以后我才终于确定来首经报相当于姚明去美国或者孙红雷演了余则成，所以

最初时刻的很多场景我都在大脑的有限内存里顽强保留了下来。

老沈和我的谈话内容很简单，就是该改想改改成什么样。我渐渐觉得这事有点是真的了，因为我们都说得很兴奋，就像农民聊种子，那不就是想种庄稼嘛。

2009 年首经报再次在收视的重压下谋变时，老沈说了一句对当年的评价：

当年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年龄相仿，背景相似，价值观一样，追求一致的男人。

潮 东

老高的写法有三种，我用这个笔名。

财经频道综合科是白平的老巢，那屋有个五成新的沙发，后来换成六成新的了。潮东进屋握完手就一屁股坐在那个古董上，就像我们从中学就认识一样。我是个能水来土囤的人，但在他的不羁之下显得很谨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改版方案是双人开播的新闻脱口秀，男男组合绝对超常，其言外之意是两个人是否够搭最要紧。我打量这个一身介于牛仔和军装之间打扮的米八哥们，以及随身斜挎的一个颇为复古的小包，判断我们形成默契的速度和程度。老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潇洒，类似看见告示后皱眉一笑走上景阳岗的那位和武林大会上出手凌厉一击即退而外人不识门派的高手。

寻找投资项目与谈恋爱有个共同的道理：人和第一印象。如同面对热带水果，不能到嘴里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太晚了。多年以来，我证实了一件事：潮东的第一印象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不好有什么溢美之词，太熟，下不去手。打个比方吧，如同 2006 年我们都看中中信证券，结果相似的眼力和理念造成一年 10 倍回报。

第一次试录是聊食品安全，潮东用百毒不侵来形容自己，我报之以酒塞子总是耐腐蚀的，由此打开我们之后的风格，尖利的幽默。样品拿到领导那，领导问怎么样，沈军、白平严肃地回答非常好，领导说那你们定吧我不看了，二人故作遗憾好吧。出门俩人面面相觑，我靠这行吗，大概又互相安慰，毕竟是第一次再给他们个机会。

第二次试录是老字号，录完潮东就走了，事后他解释感觉很不好，想放弃了。我这时已经完全相信改版将以一种空前的方式进行，所以正在考虑怎么来适应一个一到五 30 分钟的节目。这种担心今天看完全没必要，因为我现在对主持两个日播栏目也习以为常。今天我不会再去增加自己的栏目，但当初，也确实无须要放弃《国际双行线》，以至于弄得创业的兄弟不欢而散。俱往矣，那种大战的紧张如同在 1000 多家上市公司终于找到目标，痛下决心要倾囊建仓之际的收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全力以赴的颤动。

再录，沈白组合就很不客气了。二人大肆表扬了我们，老高的眼神里已经流露出不安时，他们才说，能不能说少点儿，每条就一分钟以内，浓缩筋道。我俩倍受打击，忍耐着试了试，大获成功。

如今，我和潮东组合在各自越来越忙的背景下，已经十剩二三。天下大势，夕阳几度，做一个好节目是为了观众，创造一个模式是为了电视，保留一段值得的回忆是为了自己。也许，在本质上，都是为了自己。感谢！

出 错

我被大家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两个：一是电视上你为什么那么胖？二是你们出错怎么办？第一个我解释为技术，第二个我解释为艺术，脸皮厚的艺术。

我们每天都出错。没有提示器，情绪和每条新闻匹配，还有随时进来的短信，所以，发音不到位，词不达意，常有。直播状态下，出错是真实的，看怎么处理，救场很刺激很加分，我们干了不少，救不了或不成功的就厚着脸皮坐在那呗。说几个抢救未果的。

我们一般是先接先引，就是谁接着上一条先评论谁引出下一条，这样次序不乱。某天，潮东先接先引，上一条是某小区业主要求换物业，该引出春运的最新状况。两条片子中间我们俩感叹春运买票艰难，当年上学还逃过票。这时导播发出十秒预备，小区物业的片子结束了。潮东微笑着转向镜头，开口说春运能买到一张票是个艰苦卓绝的过程，我们当年。我在旁边已经喷了，只好说那这个小区的业主今天一定也在回忆。潮东刹车看看我，恍然大悟，几乎也笑冒了。当我们把片子最终引出来的时候，演播室内外已经绝倒。

某次，评论一条新闻时二人都比较忘我，以至于都忘了下面一条该是什么。低头看串单又都没找到提示，于是很绝望地对着镜头说，下面我们要关注的是下一条。还有一次我带错了串单，该引时发现上面是昨天的日期，但已经说了“下面我们”这几个字，于是停了会儿，然后转向潮东说下一条潮东知道，老高猝不及防，低头找了一会儿，悲愤地抬起头说看看就知道了。

一次感冒，突然在直播时打了个喷嚏，正说话的老高吓了一跳，关心地问没事吧，我说没事。这一温情的场景之后，潮东已经忘了刚才的话茬了，定了定神，说预防感冒是很重要的。

一次，和王娟搭档。突然间演播室里一声巨响，伴随着碎片横飞，灯炸了一个。王娟的口型已经发出了“妈呀”，职业素质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她，使她任凭碎片从眼前飘落而人没有逃离主播台。事情还没有完，几分钟后，所有的灯开始闪烁，其明灭感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迪厅，我们在这种文艺气氛里听到导播大叫，快引下一条吧。事后，我和阿娟讨论一个以前从未想过的假设，如果灯全灭了该怎么办。最后的研究成果是这么说：请大家放心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没有证据表明外星人已经控制了电力系统。

一次，导播突然把画面切回演播室了，事后解释是慌不择路，机器放不出声音来了。我和潮东还没有东倒西歪，看到返送画面里出现自己感到很惊奇，顺手拿起最后一条新闻开始介绍北京音乐节，我们念得很慢，等待着转机。这次之后，我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会带一页多余的新闻，怕没得念。

一次，报出下一条新闻，没有。再报，仍没有。在我怀疑外屋的人都走了的时候，导播命令，说点什么吧，放机坏了。我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大概与时装股市汽车户型小升初等多个话题有关。我相信那天很多观众会诧异地说：这孙子疯了吧？

君子之过，日月之食，过也，更也。

运 动

曾经报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也许本质上电视应该如此。年轻的面孔加上新栏目的挑战，让我从

2004年起又重回运动。我坚持认为运动尤其是集体项目是一个最好的性格加工厂，机敏的大度、助人的聪明、韧性的取舍都是标签。

我们开展的第一个体育项目是加盟后不久即在楼道里踢毽子，初始成本很低两块一个，后期成本很高满墙的脚印外加莹莹一个倒勾摔断了腿。我们的技术是公园拉丁派，所以有正常踢毽里没有的动作——抡，由此想见其细腻与粗野。最高纪录是100个不落地，最远距离是从楼道这头到那头。

第二个是足球，只有一场我就放弃了。我依然按照年轻的心理跑，后来发现累得每一个脚趾头都疼。

第三个是篮球，这个繁荣了两年。潮东在半场打五号位，全场打一号位。他最终的外号是奥尼尔。老沈也兴趣盎然地参加了，后来在争篮板时被自己人压伤了脚，于是正式退役。那个自己人后来离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周主任参加了几场，以接近于基德的风格行走江湖，后来因为腿伤正式退役。频道有过一次首经报和频道精英队的比赛，以前者的4分胜出结束。赛后那边质问裁判为什么他们进球没计分，裁判冷笑我吹了你们主力8个犯规他为什么不下。裁判是沈军。

第四个是羽毛球，这个最夸张。有一段时间，早晨潮东出地库时给我个短信，我放下茶杯拿上兵器下楼，然后到一个库房改造的俱乐部里打两个小时，这地儿现在已经拆了。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意气风发，过程也是激烈加大汗。而且与我们的水平不相称的是装备，我的拍是吉新鹏给的，他的是国家队的。后来我终于说，现在是满足了我们的青春梦想了，做一个职业运动员。潮东大笑。现在我的对手是导播郑雷，他腰不好所以我总有把握，跑交通的王磊也加入，他体力有限，像没能力铲单子一样对付每个球。

第五个是乒乓，从2008年开始的。我由直板改了横板，从而兴趣大增，对反手的恐惧改为喜欢。最主要是方便，五楼演播室外装了个台子，随时可以打，制作部在五楼，个个是少林弟子，也不缺陪练。这项运动的巅峰是我们组队参加台团体赛，打入前八，成为八强中最衣衫不整的队伍。淘汰我们的正是制作部，于是性格宽厚的导播黎辉成了我的眼中钉，而科长周东红则成了我方参赛队员的固定发泄对象。

最后

往事是不堪回忆的，时间是长线投资的朋友，放在人身上就是标的物会变化很大的意思，且不知不觉。

六年前，淘淘一岁半，喜欢一上车就睡觉，今天，他已经有了200多个车模，经常在我做汽车话题的时候提供道具赞助，并安慰我说：没事没事，以后我管你。

六年前，北京的房子100万可以买个体面的，今天，这个体面要300万。

六年前，我还会熬夜打牌，钟情于七对捉五素豪，今天，我在10点半就关机，看两页笔记小说就睡了。

六年前，我只喝绿茶，今天，绿茶通常是泡了看，老了倒。

六年前，首经报常发负面消息，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赞美别人，当然眼里绝不揉沙子。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回到首经报改版录第一期的时候，2004年2月13号。一出演播室我们就寻找同志们的目光。记忆中空气稀薄，场景模糊。艾主任很轻松地说挺好。潮东当时就跪下了。我保留了当天的串单，请在场的每个人签字，希望今天回去还能找到。

感悟和感激

高潮东

回 忆

都说人年纪大了就喜欢回忆过去，我承认，但是也是因为过去确实值得我回忆。

我和长盛伴着《首都经济报道》一起长大了，我们都赶上了好时候。当时首经报正赶上价值洼地，收视率不好，又不在北京电视台卫视播出，所以必须改版，我一直坚信只有在不被关注的地方才会出现奇迹。

我总结自个儿这几年点踩得正：2002、2003年，车火了，我在交通台；后来经济火了，我在首经报。

我是从广播转过来的，广播的状态更加自由，躺着、蹲着、化妆主持都可以，而且广播的想象空间很大，通过你的声音，可以想像你是各种样子。作为一个10年老广播，我对电视却是不在行的。我最早上的是中央电视台《生活》，一期30分钟的节目我录了3个多小时。那时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瞧，形象青涩，镜头感不强，没有身体语言。广播时为了将就话筒，我都弯着腰主持节目，现在在电视台很多年了我这才刚学会挺直腰杆。

可想而知，我刚上首经报时的状态。那会儿，我和长盛录节目时穿的西服永远不像自己的，我的发型介于毛寸和秃子之间，长盛则是怒发冲冠状。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天，我和长盛接到一条让我俩笑得前仰后合的热心观众短信：

“我还真喜欢你们哥俩儿刚进城这样。”

我承认自己这种原始朴素的状态现在越来越少。原因是节目火了，更多观众关注了，“婆婆”也多了；当然也和节目转型有关，首经报现在更加关注宏观经济，记者和主播的业务素质提高了，但是亲民性少了。

既能解读经济，又能反映民生，这是经济节目的最高境界，但是要做到，很难！革命尚未成功，我等尚需努力！

在节目初期，大家创作欲望非常强。道具常被拿到直播间里，我和长盛永远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下了节目还不回家，出去吃羊肉串，接着边吃边说。那感觉就像新婚初恋，很新鲜！怀念啊！现在在我俩进入“久别胜新婚”阶段，因为我和长盛总要被分开和新加入的主持人一起搭档直播，所以



见面机会很少，有一次我们碰巧一起主持，我俩的开场白便是：

“你是谁？看你眼熟。”

虽然我们现在很少一起主持首经报，但是在观众心里，我俩已经成为一个整体了。

我只要一出去，十回里就有一回别人叫我长盛。我问长盛他有没有碰到这种叫错名的情况，长盛说太有了！

还有热心观众叫我俩“朝东”“朝西”。

长盛的名字不好记，曾经有一条观众短信说：

我妈特爱看《首都经济报道》，一次节目快开始了，我妈说：“赶紧开电视，狗胜来了！”

我和长盛

拿北京人来比喻，我更像南城人，长盛更像海淀人。我比长盛接地气，长盛更IT。

穿衣服的风格也不一样，我爱穿休闲装，圆领体恤。长盛爱穿休闲西装，永远皮鞋锃亮。我是秦腔，长盛是歌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更喜欢高雅音乐，长盛喜欢靡靡之音。我喝咖啡也喝茶，长盛只喝茶。

我喜欢打高尔夫，长盛喜欢激烈运动，他说高尔夫是70岁以上才打的。

儿子择校，我千挑万选，最后选了一个离家最近的。长盛排除万难，最后选了一所名校。我俩都是顾家的好男人，对老婆相敬如宾。我相信电影里叶问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

对经济学的理解，我只读经济学理论，更喜欢宏观经济；长盛在经济的实践上，走在我的前列，他炒黄金也炒股票。

体型上，我们测试过身体的肥胖程度，我是轻度肥胖，长盛是标准体重，但是显现到电视画面上，别人都叫他小胖子。

身高上，别人在私底下见到我常感叹：“你这么高啊？”当然别人怎么评价长盛就不得而知了，哈哈。之所以在电视画面里长盛看着比我高，有个好形象，首先要感谢可调座椅，再次要感谢长盛脚下那两块砖头。对不起，老朋友给你揭底了。

对工作，我俩是一样的，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做到的话也要问心无愧。

直播

直播很刺激！你永远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记得我和谭江海一起直播时，灯泡瞬间炸碎、灰飞烟灭！谭江海的第一反应是惊呆了，我就顺口说了一声：

“刚刚听到这声巨响是我们坏了一个灯泡。”

所以实话实说最省事，编织谎言最累。

还有一次直播，马上该播出潘石屹和 SOHO 现代城的节目，当导播把画面切回演播室时，因为我和长盛正说话，没听清将要播出的是什么，我还以为是回龙观业主互搭顺风车的新闻，所以我上来就说：

“回龙观好，业主都是年轻白领，知识结构也高，他们还经常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比如足球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互搭顺风车很正常，所以不是黑车。”长盛一听就愣了，幸亏他机灵，帮我用语言给转回来了。

《首都经济报道》是电视台里最早的、纯粹的新闻脱稿直播。平时，别人问我最多的一句就是：

“怎么区分是脱稿说，还是照稿念呢？”

我告诉您一诀窍：只要主持人眼睛滴溜乱转，左顾右盼，甚至还和周围人交流的，那都是脱口秀。我擅长说，不擅长念，一念准错。

得意之作

2007 年汉中打狗，闹得北京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狗人士惶惶不可终日，没狗人士摩拳擦掌，对立情绪十分严重。而此时的媒体也是一边倒，大肆宣传养狗的坏处，让人觉得打狗是必然趋势，好像棒子就应该落在狗头上。

我是养狗人，而且养的是大型犬金毛巡回犬。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国外这种狗

是可以随意撒在大街上，甚至可以住饭店，因为这种狗很亲民，甚至比有的媒体都亲民。所以当时我强烈建议首经报节目组从人性科学的报道视角来介入打狗事件，从而有效扼杀了一次“大屠杀”。

小动物保护协会一直建议中国立法，动物也有生存的权利，而且和我们是平等的。我主张棒子应该举起，但要告诉他究竟应该落到何处。棒子应该打在制度上，打在人的良心上，而不应该是小动物的身上。所以首经报在节目中大量引用了狗被打死的照片，人狗的动人故事，包括金毛流泪了，拉近人和宠物的感情，倡导文明养犬。我相信当时我们的节目感动了很多，至今在 CPN 宠物论坛上，提起我和首经报，大家都充满感激！

现在我们放眼街头，流浪猫狗比比皆是，虐猫虐狗事件层出不穷。外国人说咱们没有爱心，证据是某城市有两只狗，一只狗被撞死，另一只狗守候在尸体旁边不肯离去，很多中国人照相看热闹，却没有人伸出援手。网上有人愤怒了，说这不能判断中国人是否有爱心？我看过之后心情很复杂。

比如说某导演，为了表达战争效果的真实，说马是被炸死的，这让我很愤怒！如果这事发生在欧洲，就会有人拒看、抗议，演员罢演，甚至换导演，然而这在中国却成为了一个卖点。

感悟和感激

现在有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当主持人，我真实的想法是主持人不需要上传媒大学，相比形象和声音来说，思想才是灵魂。现在电视界很宽容，打开电视机南腔北调都有。

首经报常常让我感觉很舒服，这里空气自由流通，节目组的每个人都很有能量。大家对我和长盛很宽容，在电台时我没觉得主持人有多了不起，因为采编播一体，什么活都干，但是在电视台我经常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分工细，我就是当主播，光鲜的一面全让我占了，其实有很多人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我很感激他们！

Cheng zhang

CONTENTS

一个轮回——代序（周泳） / 1

只有片断（姚长盛） / 1

感悟和感激（高潮东） / 5

1 车来车往——交通篇

北京城市名片 出租车的变化 / 1

簋街：新装护栏遭遇尴尬 / 3

奥克斯汽车退市遗留后患没人管 / 6

百分司机杜宝良 / 8

名誉车主 / 12

欧Ⅲ标准北京实施第一天 / 15

电动车如此“套牌” / 17

机场高速空前大瘫痪 / 20

公交改革第一天 / 21

体验公交服务细节 / 23

地铁退役车厢首次拍卖 / 25

2 大城小记——城建篇

账本背后的故事 / 27

北京标志性建筑工会大楼 10 秒消失 / 29

农民摇身变股东 / 31

谁把圆明园湖心岛变成了私家花园 / 33

首都机场指路人一天挣 200 / 35

为拿拆迁款农民院内盖房忙 / 36

3 网络，网络——网络篇

时尚职业 网络写手 / 38

一个网瘾少年的自述 / 40

中国网络人肉搜索第一案 / 42

翠微网购 赔本赚吆喝 / 45

经济寒潮催生“淘一代” / 46

4 书本、文凭、钱——教育篇

上学故事之农民工子女就学调查 / 49

上学故事之合理不合法的打工子弟学校 / 51

上学故事之公立学校的门槛有多高 / 53

41座校车超载学生130人 / 55

学校首次开行正规校车遭夭折 / 56

“小升初”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58

北京中学生“游学”河北 / 61

我是谁 北大边缘人自述 / 62

北京爸爸妈妈痛并快乐着 / 64

5 “房事”——房地产篇

纸阳台的故事 / 66

谁动了我的楼顶 / 69

谎言支撑的房屋中介 / 72

- 房价疯涨 谁在追捧 / 74
- 限价商品房引发口水战 / 76
- 燕郊房又遭疯抢 京籍业主占七成 / 78
- 一个小时跑来回 天津买房不是梦 / 80
- 经济适用房“经济”了谁? / 82
- 都是“小产权”惹的祸 / 84

6 商业秀场——市场篇

- 公粮为何卖不过私粮 / 86
- 机场高价餐饮缓慢“迫降” / 88
- 叫停包月小灵通上演最后的疯狂 / 90
- 秀水闭市成定局 / 92
- “秀水街”打“秀水” 一字之差引纷争 / 94
- 超级女声 超级卷钱 / 96
- 教授卖大米 / 98
- 四道口搬家了 / 100
- 60 小时疯狂为哪般 / 102
- 平价眼镜先遭质疑后遭封杀 / 104
- 百安居拖欠货款 / 106
- 赶集 i-Mart / 108

7 骗你没商量——法律篇 1

- 消费储值：天上掉馅饼? / 110
- 地球人买月亮 / 114
- 黑吃黑包工头买假币反被骗 / 116

8 我要维权——法律篇 2

小额索赔太不易 / 119

状告公交 IC 卡 大学生质疑押金收费 / 121

诉讼狂人郝劲松 / 123

挑战收房潜规则胜诉 / 125

酒店“12 点退房”之争 / 127

9 金钱本色——金融篇

纸上谈“金”首日遭遇冷场 / 129

外资银行今起开业 / 131

买点 QDII，做个洋基民 / 133

信用卡利息赛超高利贷 / 135

“跨行查询收费叫停”之前传 / 137

10 我爱我家——环保篇

藏羚羊——你的命运我们共同关注 / 141

病态建筑综合征 / 143

最后的牙雕 / 146

电子垃圾哪儿去了 / 149

圆明园防渗工程遭环保质疑 / 153

买碳汇做礼物 / 156

11 换了活法——人文篇

养老不再靠儿女 / 159

太空葬进京 / 161